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
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睒弥比丘以
鬪諍故分為二部緣其鬪諍各競道
理經歷多時尒時世尊無上大悲以
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於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憿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那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者是那　豎眼張其目　慼眉復聚頞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被那　剃頭作摽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競　如此之摽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
佛恕亮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

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怒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尒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
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
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律者　恚瞋捨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麁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鬪諍怨害門　惡名𢬵栟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
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虎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已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衆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亘愛樂　其事極衆多　常懷慙恥恨
雖以百舌說　說猶不可盡　略舉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是故有智者　應當斷瞋覺

尒時如来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
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
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即為澄清
更無濁穢相　如来之人寶　為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不淨　寧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聞佛所說法　而其內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黑闇心過甚

如来世尊呵諸比丘如斯重𢘽有悲
愍心復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
慼眉槃頞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
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来
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
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
拘睒彌鬪諍比丘尒時有一象王避
諸群象来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目而
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
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衆樂寂靜
彼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鬪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尒時諸比丘不
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忽舉國聞
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
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
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為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寧捨於身肉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瞋恚所禁　惱乱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辟如人抱兒　懷中種種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尒時
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
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競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来大悲心　猶故不背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尒時如来既至僧坊光明照曜諸比

丘等知佛還来尋即出迎頭頂礼敬
而白佛言我等鬪諍使多衆生起瞋
忿心極為衆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
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
和合于時如来為諸比丘說六和敬
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
於瞋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
觀於食我昔曽聞尊者黒迦留陁夷
為食因縁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
縁讃戒讃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陁事
佛集比丘僧讃一食法乃至欲制一
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
海寂黙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
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
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
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
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
五尒時烏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
渴最苦刧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
天最初以指先甞地味既甞其味遂
取食之尒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
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甞地味今
亦復尒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

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 [illegible]經卷第九 第六張 事 [illegible]
當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
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揣食過患
為揣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即說
偈言
寧常噉食草 如虵呼吸風 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 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
餘者持来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
不肯當尒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
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
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 云何舌不斷 云何地不陷
敢復能載我 羅刹毗舍闍 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 為於飲食故 頑嚚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 吞噉於蛆虫 土食以滿腹
云何為食故 乃違十力教 我今自悔責
喻如無心者
尒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慙愧自責三
月之中恥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

惱而自燒然羸瘦毁悴失於威德時
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 縫衣而洗染 不久當散去
汝莫後生悔 汝今速向佛 敬礼蓮花足
應向尊重處 盡力求哀請 當勤用功力
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
偈言
世尊有所說 世皆無違者 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 我之極輕躁 衆中無慚愧
不見後時笑 為衆所惡賤 不思此過惡
輙作如是說 此事僧應作 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 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
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懇重心 求哀願得懺 慚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
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
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
偈言
我疑自罪過 如見淨滿月 無瞋容貌勝
三界慈哀顔 我今欲觀見 慈悲為我說

為愚癡所盲 而不受佛語 譬如人欲死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八張 事 龍
不服隨病樂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 而語之言 可共我等詣
世尊所 勸共見佛 向佛說過 時諸比
丘復問之言 汝今決定懺悔耶 時婆
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 寧使身散壞 佛不使我起
我亦終不起 若佛與我語 身心皆滿足
尒時婆多梨 與諸比丘 往詣佛所 時
佛世尊在大衆中 時婆多梨 在於佛
前 舉身投地 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 人之調御師 體性悲愍者
我如強戾馬 越度調順道 假設不得食
眼陷頰骨現 枯竭而至死 寧受如此苦
不違於聖教 釋梵尊勝天 敬戴奉所說
我之愚癡故 不順於佛語
如来善知時 非時等 及善責數 悉皆
通達 佛告婆多梨 設有阿羅漢 臥於
糞穢汙埿之中 我行背上 於意云何
彼阿羅漢 有苦惱不 婆多梨言 不也
世尊 汝若得阿羅漢 阿那含 斯陀含
須陁洹 終不違教 由汝凡夫 愚癡空
無所有 喻如芭蕉 中無有實 廣說如

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
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
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
貴族出家者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
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
使漏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
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
比丘若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
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
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
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
故如來平等說法而無偏黨
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
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
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
於世尒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
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儛唱妓往到
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遙見牸象
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
奔赴不避險岨時調象師種種鉤斲
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
鉤斲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
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

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　迸速挽諸方　皆悉而來聚
昔見如輪動　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
譬如山急行　諸山如隨之　巖谷澗中河
諸樹傷身體　王怖極苦惱　發願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鉤斵傷身體　欲感不覺苦
象走轉更疾　喻如於暴風　棘刺鉤斵身
并被山石傷　頭髮皆蓬亂　塵土極坌汙
衣服復散解　瓔珞及環釧　破落悉墮地

尒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令使住　我今如在秤
徑昂墮死處

尒時象師盡力鉤斵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色慙恥淚下盈目顛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呪　古仙之所說　鉤斵勢力盡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　呪術及妙藥
越度必至死　良藥所不救

尒時大王語象師言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

走逐於牸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
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尒時象師
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
在大衆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
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
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
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
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尒時象師
即燒鐵丸以著其前尒時彼人語象
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
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
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
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
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
之病杖捶鉤斲所不能治貪欲壞心
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　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
欲病無能治耶象師荅言此貪欲病
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　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懐精勤退還　棄捨五所欲　出家修苦行

為斷欲結故　應精勤修道　或有恣五欲
言道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　望拔欲根本　欲林難可拔
人天阿修羅　夜叉鳩槃茶　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羂　繫縛諸衆生　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惶惑即
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　如此欲怨者　乃無有一人
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　能滅此欲乎
尒時衆師而荅王言轉從他聞唯佛
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
悲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
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
有無量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
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
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
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
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
是修多羅
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為
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毱多林下坐

禪時魔波旬以諸花鬘著其頂上尒
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花鬘在於頂
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為知是魔王波
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
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遥見尊者
知是所作尒時尊者即說偈言
花鬘嚴飾具 比丘所捨離 死屍極臭穢
愛欲者猒惡 佛子共捔力 戰諍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 捨棄汝花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 大海濤波流 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 水觸則迴返
尒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
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弥
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
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餘諸勝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尒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燋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 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 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無能為解者
尒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
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已神通力　由汝輕拚故
今故毀辱汝　誰當有此力　而為汝解者
猶如大海潮　無能制波浪　辟如以藕糸
用以懸雪山　雖盡我神力　不能為汝脫
我雖有大力　不及彼沙門　如似燈燭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雖復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
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荅魔言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歸依　神通樂名聞
汝盡敗壞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来弟子梵等勝天力無
及者乃為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王所尊敬　況復如来德
云何可格量　我極作惱乱　猶故忍悲愍
而故不為我　作諸衰惱事　能忍護惜我
何可得稱說　我今始知佛　真實大悲者
體性極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於日　愚癡冥我心　皆作惱乱事
彼精進堅實　未曾有麁語　恒常見悲愍
令我心不悅

尒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
三界無能解者我令唯還歸依尊者
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
投地頂礼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
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乱
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 婆羅門村邑 瞿曇来乞食
我令空鉢去 即日不得食 然不加毀我
我曾作惡牛 并及毒虵身 五百車濁水
令佛不得飲 皆知是我作 不曾出惡言
我所作既少 汝極毀辱我 人天阿修羅
一切皆輕蔑 毀我壞名稱 以屍苦惱我
尒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不善惡物
云何聲聞比於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草藮 用比於須弥 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 一掬之少水 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 聲聞無大悲 如来以大悲
愍汝種種過 我亦隨佛意 欲生汝善根
尒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 如母愛一子
憂波毱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

来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
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當發親愛語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為汝 說法愚癡冥 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 則為洗除盡
尒時魔王身毛皆竪如波曇花種種
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
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若
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
前念佛功德礼尊者足作如是言尊
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頭
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
者荅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向
等是言要尊者荅言汝從今日莫惱
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尊者言汝
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真濟 我見彼法身 不見金色身
無惱為我現 示我佛形相 我今極希望
愛敬如来形
尒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言
汝若見形莫為卒礼以一切種智慎莫

礼我我作佛相慎莫為礼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　為我作礼者　則為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芽
為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任　我若受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荅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
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即入空
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參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踰過於日月
悅樂衆人目　明如飲甘露
尊者荅言汝今為我如先好作魔荅
言諾我今當作即為却屍尒時魔王
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
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
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
莊嚴於此林看視無猒足圓光一尋
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
難隨後執持佛鉢
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
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
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
波毱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

即從坐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
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壞
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尒時尊
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
掌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
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花敷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華林
相好過衆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弥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尒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
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淨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　衆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
坐起五體投地而為作礼魔時即驚
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
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礼今何故礼尊
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 擬心礼於佛 我今實不為
恭敬礼汝足
尒時魔王言 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礼
云何說言我不敬汝 尊者語魔言我
不敬礼汝 汝亦不違言 譬喻如以埿木
造作佛像 世間人天皆共礼敬 尒時
不敬於埿木 欲敬礼佛 故我礼佛色
像不為礼魔 形聞是語已 還復本形
礼尊者足 還昇天上 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 諸大聲聞等 欲使諸檀越普供
養衆僧 令不所乏 又令比丘亦聞法
奉行 以是故應為四衆說法 若欲讚
佛者 應當作是說 雖斷欲結使 不覺
為作礼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